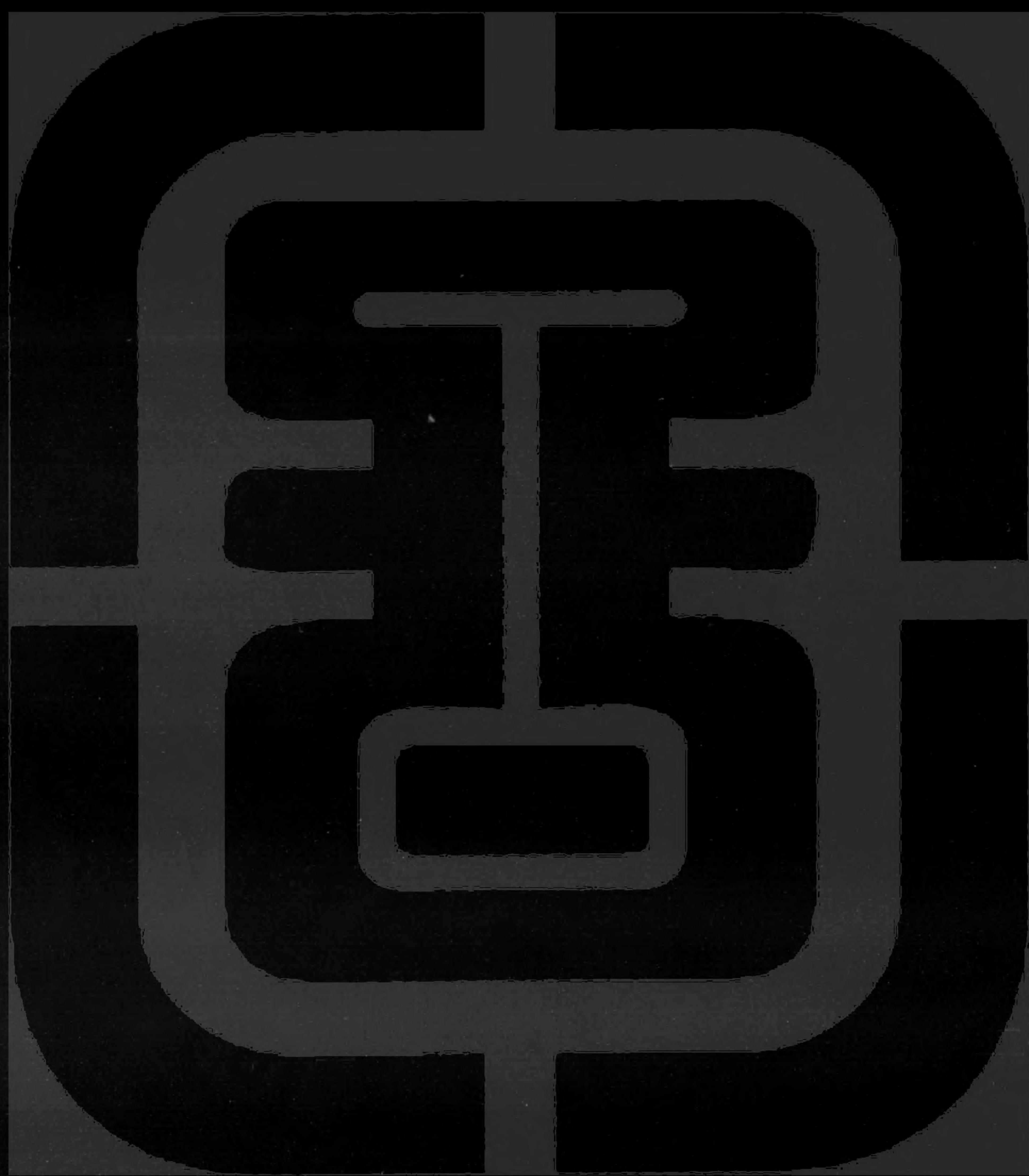


1



元豐類藁卷之二十九

疏

熙寧轉對疏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卽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卽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

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始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畧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一作宗廟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卽位以

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變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一作又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

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
為始一作本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
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
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
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
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
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
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
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
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
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

外天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
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
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
自可欲之善而克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
積之至於從心之不渝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
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
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未能使事物之接於
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
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
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
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

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
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
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
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
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
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
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
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
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
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
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

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
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
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
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
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
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
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
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
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
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
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一

作所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一作勉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懼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効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一作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

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克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屬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諳之士

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
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
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
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
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
甚

劄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破明州
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姿自
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
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

族德形閨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
食菲衣綿務遵節儉臺卑園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
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畋魚其於憂憫元元
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祇慎盡於纖芥晝而訪問
至於日晏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群臣進見接之禮篤
而情通凡四方奏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
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畧必中事幾善
訓嘉謨可為世則者傳聞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
度越衆慮非可闕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遠
則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出於衆人之表其
政治所出大氏踵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

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脩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
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
使海內觀聽莫不震動羣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
行之效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髮縉紳之士有所不能及
憂勞惕勵無懈 須臾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持

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
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
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逮今十有一年始
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存
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
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

道必本於學為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
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
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職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
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
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傳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
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
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
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甘盤矣乃傳說相之乃更丁
寧交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
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叙則自有十五
而志于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

聖必至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
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傳說所稱當始終常念于學者雖
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楊子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
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
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
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
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
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
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
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

也子貢稱孔子之學子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
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
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為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
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
未有不出於此也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
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
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
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
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細繹其說博考深思無
有解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
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

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

孰在哉繇是歛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求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叢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一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昂校刻

劄子

移滄洲過闕上殿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
曷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
以來能濟登滋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
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旣立
不甲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
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
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乃秦以累世

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逮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紀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

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乘憲克紹克類保世躋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編覆擾服真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鷄鳴犬吠之警一作驚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乂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

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
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稷立有德傳付惟允
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
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
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
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戲歛其得人
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
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
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
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動勞庶政每延見
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

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
大畧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
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
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
人之表其以治所出大氏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
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
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
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
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
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
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

其民者刑與賦後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旣縱之誅重誤入之羣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
知力疲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與以來戚里宦臣曰符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

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此操柄又息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令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箠擊者以致其摯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望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

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

與武王之所

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鳥鸞鳥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祿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脩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誥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

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

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成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未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處更定官制以奉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舜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昭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冏命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

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繇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贄之大指也贄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

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湏臾累歲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卽負外卽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負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卽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為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

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寔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循舊闕御史一負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踈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獎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寔旣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為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踈密詳加損益取進上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番拱殿進呈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

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來董生之議始令羣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洪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有好文學孝弟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固鉄其高第其可為卽中者太常籍奏卽育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固此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固以補中

三千石屬文學掌固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惠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厲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今州縣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今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

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固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卽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採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

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脩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常守不脩政事不舉者未之間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踈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中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上

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

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三時耕稼一時閱武其於四時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歲當兩月計其大槩則今之專力之兵一當古之兼農之

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餘夫以為羨卒周有天下諸侯
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兵四千
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今有兵
百萬為八十倍少於古以跡言之其專力兼農之人固
異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
者兵出於農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國無預焉
今兵出於國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民無預焉
此今之兵又於民為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亦兵出於
民其干戈屢動則至於發閭左之戍漢魏而下亦皆以
民為兵其轉徙殺戮之禍嘗甚矣至于後周隋唐脩列

府衛而兵復近古天寶以後曠騎立而募兵之法行自
是之後綱紀大失序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
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于五
代而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
興撥亂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歸之軌道內操師
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惡子非鱗之以刑而自列於行
伍非歐之以暴而自就於繩墨以鎮城邑以戒疆場非
獨為朝廷之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樂職而安業者
實賴其力况又其費少於古其便多於民近世以來制
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
其於常武尤屬聖心今連營之士訓練精銳武庫之兵

繕治工巧殆古所未有臣誠不自揆忖今之事竊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勳於昭義其備西戎則用姚內斌於慶州董遵誨於環州王彥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靈州大抵如內斌遵誨之兵率不過五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銳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得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

考覈信賞罰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古者百里之地為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古制然今東南之偶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絕之勢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諸路之兵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邏常患不足萬一有追昏討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繼至於廖恩之鼠竊而能稽誅於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蓋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綱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緩急足用

以銷奸萌除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區區憂國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擇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番拱殿進呈

議經費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節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

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

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

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竒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番拱殿進呈

請減五路城堡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蓋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脩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蓋秦鳳鄜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熙寧較於嘉祐為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在此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夫將之於兵猶奕之於棋善奕者置棊雖踈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敵雖萬變塗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

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也不善變者置拱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舊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猶之善奕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則兵分分兵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猶之不善奕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有尾相應繇是朔方以安減鎮兵數萬

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疎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
三城皆不為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
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
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再倍則兵安
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疆場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
也以突基况之則城不必多程言不為無據也以他路
况之則此邊之備胡以遵誓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
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
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
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之
明常受成筭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

出萬全之畫常諉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能
理之所當然况絲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
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
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
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三軍之任
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人
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能
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
千歲已來不世出之盛矣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
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睿聖有非常之大畧同符太
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志

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竊
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
使西北守邊之臣用衆少而得策多不益兵而東南之
備足有助聖慮之纖芥以終臣前日之議惟陛下之所
裁擇任將篇見本朝政要策

貼黃五路城堡據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數目如此
竊恐係舊來城堡自來屬樞密院差遣後來逐度方
降到窠名係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數目加多若雖
是舊來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餘城亦是立城太多

元豐類稿卷之三十一

元豐類稿卷之三十一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劄子

再議經費

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畧盡
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一作萬餘員景德
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費皆倍
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
皇祐治平郊費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後議其
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
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推

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一作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迺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迺摠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入百七十蓋景德員數

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畧以七年出入之籍較校一作校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畧考其入官之絲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尙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蓋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

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質而加之勵精以變因循苟簡之敝方大脩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詒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財擇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逐司事務

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脩定官制今百工庶務類別以明其於講求經畫皆出聖慮彌綸之體固已詳盡然推行之始去故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其心習於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群吏萬民聽治於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辨推而後通則必有

煩阻之患留滯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彛倫庶政叙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此臣所以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庶務旣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立叙分名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已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勒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為六官之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西審官之任皆

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
令僕射尚書侍郎 負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為其任之
煩簡使省書審決其當屬即負外郎其當屬尚書侍郎
某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為科別如此則新命之
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負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
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
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
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論而知其守矣憲
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其因
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拾諸彼而受
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

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敎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
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論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
其敎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
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隸之者內服外服庶
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一作不
待政出之日問而後辨推而後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通
於百工庶職如此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
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彛倫庶
政敘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政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
於常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薄不
知治體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採掇增損實待聖

斷惟陛下之所裁幸取進止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籍等事
臣伏以陛下發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太
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顛顛跂
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庶工之間或
吏屬因循或簿書緣絕其於督察漏畧檢防散逸彌綸
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明諭有司架閣有未備者
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凡憲令圖牒簿書案牘皆當
次比整齊斂藏識別以至於官司什器凡物之屬公上
者亦皆當鈎考詳於簿錄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漏
畧散逸之敝非獨儆當今典領之懈且以絕異時追究

之煩取進止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為書

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至唐
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六典今陛
下講求化原更定官制蓋作憲垂法繇古以來其於大
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緣人情因
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
時凡巡守四方則皆脩五禮而周人治象之法亦歲有
更革况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說泥於一偏
之跡哉故陛下更制改作其彌綸大意則遠體周官而
近因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從宜

應變則解縱拘攣獨出聖謀不牽常筭此謂斟酌損益
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審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斷其不
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謂明制作之體惟
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群臣之所能望也
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於使群臣庶位皆明知其職
分職分既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效其實而攷
察者欲覈其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
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
明白之文使內外上下曉然究悉以熙庶績而康萬事
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
飭戒在列以垂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之意其書宜
世作則之心取進止

史館申請三

臣脩定國史止依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至於書事
隨便今畧具條目進呈其餘文義曲折難預為之例
者須候著撰之際徐更隨宜候書成日為逐篇述傳
繫於末卷以見論次之意蓋若預為定例恐於文義
須至拘牽就例或有所妨其書事隨便今畧具條目

如左

一羣臣拜罷見於百官表

一刑法食貨五行天文災祥之類各見於逐志

紀載述之類本

一名位雖崇而事迹無可紀者更不立傳或善惡有可見者則附見之

一善惡可勸戒是非後世當考者書之其細故常行更不備書

右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有合申請事具下項

一自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增有名位或素在立

園其有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勲勞或有貢獻封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文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今來所脩國史須合收採載述恐慮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至今歲月已遠耳目所及者少或至漏畧欲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在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諭以朝廷之意欲使名臣良士言行功實傳之不朽為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合要顯揚使得見於國史以稱為人後嗣之義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

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委官以官用備寫字人書寫校正其曾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須逐家一一詢訪無令漏畧各限自指揮到日一月內取到文字發送史局其逐路監司州府逐縣長吏各具無漏畧文狀連申

一申中書向來編集累朝文字本局不見得從初名目及樞密院有編集機要文字并兩處有錄得累朝御札手詔副本文字欲乞今檢送本局以備討論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據舊書及更加採撫以備紀錄外竊慮五聖臨御之日德音行事外廷有所未聞及自未更

有紀述發明文字藏在宮禁者欲乞特賜頒示以憑論次所貴祖宗功德傳布方冊得以周盡

右取進止

請訪問高驪世次

臣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統升骨城居號曰高

句驪因以高為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曆中藏子德武得為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為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驪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佑佑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蓋自朱蒙至藏可

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爲國而各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以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佻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寧三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於中國者蓋四十有三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徽所遣使方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也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興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也其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繇其興也自建始歟抑建之先已有興者歟自大聖至熙寧四十三年之間而徽復見於中國其繼詢

而立者歟豈其中間復自有繼詢者歟徽於詢爲何屬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方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知四夷之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取進止

貼黃欲乞諭畢仲衍因話從容訪問或來使未能盡對即諭以候歸本國討尋記錄因向後別使人附來

高驪世次

高句驪其先出夫餘王得河伯女因閉於室感日而孕生朱蒙及長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走得免至紇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驪因以高爲氏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

漢武帝元豐四年威朝鮮置驪立世次其元魏郡以高句驪爲縣屬之

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復其正號其史不著

莫來裔孫宮立寇遼東之宮死子遂成立安帝建光遂

成死子伯固立北史云宮死伯固死子伊夷模立伊夷

模死子位宮立位宮死元孫乙弗利立顯弗利死子

釗立安立史失其世次而云以高麗王安為釗曾孫璉

立者諱安東奉表使璉死孫雲立後魏孝文太和五年

立雲死子安立後魏宣武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成

死子湯立湯死子元並隋開皇大業元死弟建武立建

武德中拜遼東郡王王建武死弟之子藏立建武為蓋蘇

中書令之職正觀十八年遣李勣代之十九年太宗親

高麗之高麗之麟朔元年遣任雅相以三十六軍水陸分途

平壤城執藏收其地蓋朱藏子德武為安東都督武后

二年也後稍自為國至同光天成間高驪國王高氏累

遣使朝貢唐末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同光後唐

年計一千一百六十四年通上九百高麗國王王建立明宗長興

貢明宗拜為主建死子武立武死子昭立建隆二年

五年貢昭死子伯立開寶元年太平興國二伯死弟治立

太平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制以治為王九年端拱

元年來貢淳化二年遣使來貢經詔賜之四年又來貢

優詔咨之師治死弟誦立誦初立遣兵校徐遠來候朝

其臣吏部侍郎趙之遴命牙將朱仁紹至登州訪之州

詔若誦死弟詢立大中祥符七年天禧元

元曲類彙卷之三十一

元豐類彙卷之三十二

劄子

論中書錄黃畫黃舍人不書檢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臣初掌書命中書吏以錄黃畫黃并檢赴臣簽書其檢
中書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至錄黃畫黃然後侍
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臣曾巡廳言檢草舍人稱臣書名
而侍郎押字恐於理尚有未盡且錄黃畫黃并檢一體
相湏而成當書之官未有可以一書一否也况錄黃侍
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者事君之體固然也其檢舍人不
書欲以爲別異執政乎則錄黃畫黃并檢一體相湏而

成事君之體於例當一一書之間方其嚴上則未有可
以復伸下也伏尋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
衆務無不關決其各執所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太宗
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須
執論比來遂無一言駁論若准書詔勅行文書而已人
誰不堪今舍人不押六曹惟掌書命而事于書命者又
不書檢竊尋故事未有可據而然也或謂事于書命者
有除改行遣因依故舍人不當書檢然向來書檢已連
除改因依况除改因依參於典故即無舍人不得預聞
之理臣詳本朝之制官司佐屬蓋有得書檢而不得書
行移文字者未有得書行移文字而不得書檢者此又

於理可疑臣固非敢書檢也顧緣職分不敢苟止伏乞
校詳理體斷自聖裁令臣得以遵守取進止

元豐五年九月

請給中書舍人印及合與不合通簽中書外省事
臣檢會中書外省昨准門下省連到詳定官制所狀內
事件有申明下項

一檢會官制所元豐四年十月七日上殿劄子元擬
門下省印給事中印奉聖旨門下省印尚書省印
門下給事中印中書舍人之印尚書列曹別具攷
定取旨餘兩省官并省移並用給舍印

臣今看詳通進司文字既隸給事中合使門下
給事中印

一給事中廳狀勘會請到門下外省印未委合於何處收掌

臣今看詳上件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則以次官

一給事中廳狀四月二十九日准詳定官制所發到狀二件爲分撥人吏并院子事各係申門下外省今來未審係是何官書判施行

臣今看詳應申門下外文字合係本省散騎常侍以下通簽書

一狀後門下外省批已施行外五月六日送中書外省施行訖即却繳送合屬去處

臣今看詳逐項事件並只是指揮門下外省及給事中廳其中書外省雖准批送施行即未有定制中書外省及舍人廳事務明降指揮兼官制所狀內一項稱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又一項稱門下外省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即以次官是則中書舍人及中書外省各合有印今來已有中書外省印其中書舍人之印即未給到未應得官制所狀內元定指揮及右省官除逐廳各有分職外其外省事務見今中書舍人與起居舍人通簽若將來常侍以下至正言員足消與未消逐一通簽如不通簽即未

審合係是何官書判施行如合通簽亦乞明降
指揮

右取進止

貼黃今後因逐司申明立法有與別司事體相同者
乞令便據逐司事務立條責免更有申請重煩聖聽
兼免逐司事體相同施行不一如允臣所奏乞立此
條令今後應干修條處並依此又舍人諫官舊各有
印蓋緣本職文字慮有事干機密難就別官用印故
事中書舍人判省雜務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

臣伏見真宗議封泰山問三司使丁謂隨駕兵士或遇

泥雨支賜鞋錢動湏五七萬貫如何有備謂奏隨駕之
任披帶已重若有支賜如何將行欲令殿前都指揮使
曹璨先問軍士路中或有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各與
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各使骨肉請領
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隨駕兵士骨肉在營得便到
特支錢物甚安人心曹璨尋問皆曰隨駕請得何用無
難以將行若如此皆感聖恩遂定東封之計車駕往回
畧無闕誤臣竊以謂邊防給賜士卒可推此行之在公
可省輦運在私可無負致營護之勞而士卒之家又速
得錢物濟用伏乞詳酌如有可采出自聖意施行取進
止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 不曾上在

臣伏以周禮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為鄉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為軌推之至於五鄉為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資於衣食則為農資於備禦則為兵其所恃之理然後世言兵者以謂九夫為井此八陣之法所由出也

五家為軌此師旅之法所出也以臣考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政取法於鄉田蓋古者

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既廢而兵農始殊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獄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比閭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

制自五家為保推之至於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職承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也臣昨守亳州毫為多盜重法之地臣推行保甲之法以禁盜賊幸不至繆戾誠不自揆欲於保甲巡檢縣尉之法所以防慮盜賊者有所推廣以稱朝廷立法之意具下項

一諸處自來盜賊並是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是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甲之法使五家為保蓋欲察舉非違之事一保五家若有一家藏匿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一家有素來無賴之人即四家無由不知而法禁之中不責其類情蓋芘則

人於鄉里誰肯告言若爲誤禁防使不告官者因
事發露則有相坐之刑人情自愛誰肯苟容此乃
本立保伍察非違之意也所察舉者藏匿惡人之
家所以爲人除患固非開告許之踞傷隣里之義
也若藏匿之家自不能揜則惡人何所容入盜賊
不禁而自熄理之所可必也欲乞指揮外來浮浪
行止不明之人保內不得舍止本處素來無賴之
人保內須以姓名申官官爲籍記係籍
之人凡有出外並須告知本保若保內舍止外來
浮浪行止不明之人犯人嚴斷同保不糾科不言
上之罪保內無賴之人同保不以姓名申官及係
有本處素來無賴之人同保不以姓名申官及係
籍之人出入不告本保本保不糾亦並科不言上
之罪犯人嚴斷所貴有所關防可以暗消盜賊况

自來州縣亦徃徃有禁絕舍止浮浪及籍記惡人
之處可以斷得盜賊別無擾煩無保甲條諸保內
有外來人如行止顯有不明即收領送官則是法
意蓋已及此今來所乞只是申明更欲詳備伏乞
裁酌施行

一伏見熙寧六年保甲條法保內如遇有賊盜晝時
告報大保長已下同保人戶即時前去救應追捕
如入別保即遙相擊鼓應接襲逐元豐二年詳定
上條節文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
保遙相告報襲逐舊有舖屋及鼓處依舊人輪保
丁守宿未有處愿置者聽臣竊以謂元條及詳定

互有詳畧若合而用之則彌論之意無所不備今
欲乞指揮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
保卽透相擊鼓報應襲逐並置舖屋及鼓仍輪保
丁巡宿如此則保伍之內旣不得容止惡人巡宿
之法又備如有賊發則合力追捕措置無所不盡
於本置保甲之意委曲備具亦古者井田守望相
助後世置鄉亭徼循盜賊之遺法也

一伏見熙寧勅節文諸巡檢常於地分內巡警廨宇
所在州給與印曆逐季點檢臣欲乞相度指揮重
法地分巡檢縣尉常於地分內巡警每旬具所到
地分申州仍給與行程印曆每季本州將旬由與

印曆委官點磨違者取勘施行州不督察監司按
劾以聞如此則制置捕盜之官事體均一理在必
行不容苟簡之人得以廢法使捕盜之官分巡不
正保甲候望轉相承接盜賊所向輒遇譏察竊發
之謀必自衰熄或有伺間不逞之人亦易敗獲右
取進止

存恤外國人請著爲令 不曾上

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託羅國人崔舉等因風失
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援救全度從此隨捕魚船
同力採捕得食自給後於泉州自陳願來明州候有便
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券差人押來臣尋爲置

酒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五日一次別設酒食具狀奏聞臣奏未到之間先據泉州奏到奉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頗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裳同天節日亦令冠帶得預宴設竊以海外蠻夷遭罹禍亂漂溺流轉遠失鄉土得自托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券差人徒步押來恐朝廷矜恤之恩有所未稱檢皇佑一踞編勅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揮今來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事理不同緣今來所降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風勢不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犒設

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數日一次別設酒食闕衣服者官爲置造道踞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具折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稟朝旨所貴遠人得知朝廷仁恩待遇之意取進止

請減軍士營教

臣伏見諸軍教閱之法竝只合早教一次舊例有晚教者卽更晚教向來教閱之法初行之時諸軍欲要訓練早得精熟是以早晚教外諸營更有營教今來訓練日久各以精熟甚有踏硬出格之人諸軍事藝見今分作三等欲乞相度其事藝在第三等者與免營教一日在第二等者與免營教二日在第一等與免營教三日所

貴人情悅慕升進得事藝者多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臣蒙恩轉官已曾面陳及具劄子辭免懇誠雖切志願未諧夙夜省循不皇寧處是用再干旒宸伏望必賜允從臣以謏才當陛下即政之初勵精思治與在廟堂首當大任所宜佐陛下循守法度重惜名器使恩無誤施官不虛授四方觀聽知朝廷慶賞得宜則衆情必皆勸慕從正其本當始於臣今若首玷寵榮不知固避使朝野竊議上虧政理則是欲清其流而先濁其源致弊之由乃自臣始豈陛下所以屬任微臣之意愚情所以圖報萬一之心况祖宗以來進官之法或以歲月或以功

勤本於斯二者實無其一又於執政之內不爲以事當遷欲貪厚恩何義而可伏望特回聖慈俯憐惻迫速賜德音遂其所乞至於國公戶邑則臣更不敢辭謹具劄子奏陳無任赤心懇激之至取進止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臣近三上表及再進劄子以陰陽不調雨雪愆候乞欲免黜蒙面諭不允仍降批荅令斷來章臣仰惟寵遇之厚恩旨之嚴固欲強顏趣於順命然信宿以來旱氣轉甚臣夙夜震惕職思其憂所以不避冒煩至於五六敢祈仁聖必賜矜從此臣區區之愚義不得止者也蓋宰相職調陰陽災異即當罷免行之已久故事甚明今亢

陽爲沴經涉冬春隴畝之間焦枯日甚閭巷之內疾厲
將興天戒丁寧咎自臣始陛下側身思變發於懇誠
忘已憂人見於顏色以至詢訪周於列位請禱徧於群
神聖心焦勞中外嗟仰豈臣之分當得晏然雖陛下大
恩欲終覆護而四方觀聽責當謂何且臣少壯之時尚
虞不職今齒髮已暮理當乞身欲貪寵私何義而可伏
望察臣素守體臣至誠早回聖慈許從罷黜矧今舊德
之老新進之賢求於朝廷所在森列取以代臣必致休
證使臣得避賢者跼退守丘園豈惟上厭天心下塞人
望亦所以全陛下始終之恩成老臣去就之義况應天
人惟在誠實臣既知當退豈敢矯誣所望睿明審加詳

擇臣無任哀誠迫切之至取進止

英宗實錄院申請

奉勅脩撰英宗皇帝一朝實錄伏以先帝功德之美覆
被天下宜載方策傳之無窮而未有日曆至於時政記
起居注亦皆未備

今此論次實憂踈畧其於搜訪事迹以借撰述尤在廣
博使無闕遺今取到脩撰仁宗皇帝實錄院行遣案卷
看詳彼處累次陳請乞搜採取借應于合要照證文字
前後條件本院亦合如此施行參詳類次作一併申請
具下項

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正刺史以上或雖官品未

至而事業勲績可書及丘園之士曾經朝廷獎遇
凡在先朝薨卒者例合於實錄內立傳欲乞朝廷
特降指揮下鈐轄諸道進奏院遍行指揮仍劄付
御史臺開封府及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入內內
侍省閣門出榜曉示應係英宗朝亡歿臣僚合立
傳者竝令供納行狀神道碑墓誌等仰本家親屬
限日近脩寫疾速附遞繳納赴實錄院

一應先朝曾歷兩府兩制雜學士待制臺諫官及正
在刺史閣門使已上臣僚或因賜對親聞聖語或
有司奏事特出宸斷可書簡冊者竝乞付中書遍
劄送已上臣僚委令逐人速具實封供報務要詳

悉乞指揮進奏院遍行指揮應曾在先朝任上件
官位已經亡歿臣僚之家亦許親族編錄經所在
官司繳進不得虛飾事節候到日竝降付本院以
憑看詳編脩所貴書成之日免致疏畧

一乞下中書樞密院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
正月已前應有臣僚進獻文字曾送史館或留任
中書刻刷名件及下史館盡底檢尋降付本院并
宰臣與文武百僚凡有奏請稱賀上表所降批荅
亦乞檢尋降下

一乞下兩省及司封兵部吏部甲庫學士舍人院據
實錄院所關宣勅及詔書除目告詞如移牒暫借

使書時檢尋報應不得稽緩

一乞下禮賓院具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巳前凡外番朝貢所記本國風俗人物道里土產詳實供報

一先朝臣僚有得罪謫者乞下御史臺審刑院刑部大理寺據實錄院所要案牘畫時供借

一乞下司天監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逐年具曆日一本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令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巳前應蟲蝗水旱災傷及德音赦書蠲放稅賦及蠲免欠負並其實數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巳前應有制置錢穀稅賦茶鹽及推酒等凡于臣僚章疏論議廢置事件具錄供報當院

一部水監河渠水利凡有論議改更禮部但係郡國所申祥瑞貢院但于改更貢舉條制太常寺禮院但于禮樂制作事三司戶部每遇戶口陞降巳上官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巳前令子細檢尋供報本院不得漏畧

一天聖元年管勾脩真宗皇帝寔錄所奏脩撰宮李維等公文其間有事跡不圓處合係中書樞密院三司檢尋應副又緣事件不少竊慮差去手分不

得到裏面檢尋是致逐時不檢到照證事件乞傳
宣中書樞密院據李維等合要照證脩撰事蹟名
件令合行手分等盡底檢尋應副免致有妨脩撰
奉御寶批依奏治平元年脩仁宗皇帝寔錄院亦
奏合依中書樞密院檢尋合要照證事件乞依天
聖初體例施行并乞差中書應奉國史文字堂後
官魏孝先樞密脩時政記主事劉孝先候見當院
書庫官等將到合要檢尋事件立便收接檢尋應
副又曾乞差中書樞密院編文字官及乞於三司
審刑院大理寺屬官內選差人負各令應副檢尋
文字今來本院合要中書樞密院檢尋文字照證

編脩欲乞依天聖治平初體例施行

一乞下管勾往來國信所契勘嘉祐八年四月至治
平四年正月末以來所差入國接伴館伴官等正
官借官簿等冊并語錄權借赴當院照證脩纂仍
不妨彼所使用

一乞下玉牒所取英宗皇帝玉牒一本照會

一乞下中書編機房合要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
年正月八日已前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一本院但于脩寔錄於諸處檢借文字並須當職官
員封記往還疾速應付

一乞下尚書司封疾速檢借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

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中書除改百官官位姓名勅
黃照證脩纂

元曲類彙卷之三十二

